

淳南遺老集

淳南遺老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舊鈔本

黃鳥止于邱阿流丸止于甌史羣言止于公是天言生于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是一是非其在此也是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啾啾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于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汨陵遲至于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奧為多其間踏駁清混註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况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元點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况雜述乎然則有人于此品藻其是非翫錄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畧礪彪炳今古文無代無之惟于議論之學殆為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為汙隆耶

其磊落之才閎大之器深識英明為世樹表者不常有耶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漳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為傳注六經之靈也以此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此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為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述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早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惜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失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填俗其庶乎道復明乎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為一日也樂城李治引

淳南遺老集引

予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開閤楊禮部淳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晞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遇從游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為幸而忝廁英游之末茲所以為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淳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為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為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尤不善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為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嘗所雜著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子其為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認見予于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豪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為四十五卷與其丞趙

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屬為引予為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為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于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為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為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厖書論議記釋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于淳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于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為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靳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未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淳南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可讀書附記同異切磋商究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後已里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為之識於帙之初閱逢泥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淳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承是邦出于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為復翁所得以字多舛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官轍無定雖欲求之未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淳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溥南遺老集目錄

一卷

五經辨惑上

二卷

五經辨惑下

三卷

論語辨惑序

總論

四卷

論語辨惑一

五卷

論語辨惑二

六卷

論語辨惑三

七卷

論語辨惑四

八卷



孟子辨惑

九卷

史記辨惑一

採撫之誤

十卷

史記辨惑二

採撫之誤

十一卷

史記辨惑三

取舍不當

十二卷

史記辨惑四

議論不當

十三卷

史記辨惑五

文勢不相承接

十四卷

史記辨惑六

姓名重複

十五卷

史記辨惑七

字語重複

十六卷

史記辨惑八

重疊載事

十七卷

史記辨惑九

疑誤

十八卷

史記辨惑十

用虛字多不安

十九卷

史記辨惑十一

雜辨

二十卷

諸史辨惑上

二十一卷

諸史辨惑下

二十二卷

新唐書辨上

二十三卷

新唐書辨中

二十四卷

新唐書辨下

二十五卷

君事實辨上

二十六卷

君事實辨下

二十七卷

臣事實辨上

二十八卷

臣事實辨中

二十九卷

臣事實辨下

三十卷

議論辨惑

三十一卷

著述辨惑

三十二卷

雜辨

三十三卷

謬誤雜辨

三十四卷

文辨一

序附

三十五卷

文辨

三十六卷

文辨三

三十七卷

文辨四

三十八卷

詩話上

三十九卷

詩話中

四十卷

詩話下

四十一卷

雜文 詩附

揖翠軒賦 并序

瑞竹賦 并序

寧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氏先塋之碑

李仲和墓碣銘

故朝列大夫劉公墓碣銘

四十二卷

千戶賈侯父墓銘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四十三卷

進士彭子升墓誌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焚臚誌

哀鴈詞

高思誠詠白堂記

門山縣吏隱堂記

恒山堂記

四十四卷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茅先生道院記

趙州齊叅謀新修悟真庵記

答張仲傑書

道學發原序

揚子法言徵旨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送呂鵬舉赴試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四十五卷

祖唐臣愚庵序

復之純交說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四醉圖贊

林下四友贊

王士衡真贊

跋寶墨堂記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貧士嘆

白髮嘆

題淵明歸去來圖

題趙內翰城南訪道圖

答鄭州辨禪師見歲代高防禦

再到故園述懷

評東坡山谷四絕

評王子端四絕

題宮人圍碁圖

續附一卷





漳南王若虛 從之

五經辨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
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
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為明白蓋人之所以陷于禍
敗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理義故耳然世
之學者皆認為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
于時者輒持此說以律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
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効于公家者且此語
之下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
之意哉予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
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為証學者因之錯
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舉
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為太甲

鄭氏以為帝甲而疏從孔義蓋以因國語說殷事云
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肢道復衰也
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予謂此說未
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
公所引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
立王生則逸其次第不應為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
其淫亂而致衰殞周公奭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
傳出於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為近知其事為詳左氏
司馬遷為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
就其事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稱君若無道也稱臣臣之
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
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
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豈復有例稱臣為
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為不義則稱君
者果臣之罪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

可指為無道而殺之矣。長奸雄之志，生篡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于弑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為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為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殺之，而三傳皆以為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于疑似者一何嚴耶？至于推刃之賊例，以一己之私而敢為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書也，若是之類可謂近于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為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懷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為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怨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為衆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

名何耶？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為衆所絕也。而稱國以殺，又何耶？經書薛侯弑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既稱國以弑，薛侯之罪安得畧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為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曰：以無功。不叙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弑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故僕因國人以弑之。公殺于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咬助曰：弑君例，懲暴君也。施于君臣，猶恐害教，但慮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為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為非也。夫經

於被弑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辨蓋稱字不可也稱諡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為誰耶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為稱臣而無者為稱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為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近代胡安國既不廢此例而隨事揣量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為訓也以湯武之德對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于桀紂而為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顧肯于此為訓哉書之稱湯武盖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為聞誅一夫而不聞弑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當有別夫既均稱為君而加之以弑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然則何為有時而不稱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脫誤耳不然則實出于衆意而不可

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既曰弑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弑之罪在一人衆弑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于其間也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夫義理之安而已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為經作而經不為傳作信傳而誣經其陋儒已矣

左氏稱類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得詩人錫類之義予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為入言之機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耶抑觀其為人謀者如此足以知其孝于親也耶不然譽之太過矣

晉樂盈之誅羊舌虎與馮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

之族及于難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深山大澤則圓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定之理耶殆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知慮果及于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妬寔出于妬則言雖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既以為妬而又若著其賢者何也

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音云本或作之祀誤也竊詳文勢恐未必誤而所謂困民之主者乃復可疑蓋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字皆相應不宜于此猶以主字屬民且主豈可言因或者其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伊尹子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于左傳之末而為之說曰左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與尚書所記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

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謂其初有益于左氏故錄之嗚呼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天地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毀而此說為尤甚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聖人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凱云爾者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向之因本為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鯀強而禹興下云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故為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嫌廢公道而已詎須比類之親然則元凱于此不獨誣經而其于左氏亦所謂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為邱明初未有疑之者劉歆謂其好惡與聖人同而杜預亦稱親受經于仲尼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其說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

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耻之邱亦耻之邱明益如史佚遲任者後世便謂左氏為邱明非也張橫梁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為誰然亦不主邱明以為莫考也蓋不以助說為過而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然則果孰是乎曰啖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于畏其名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芻蕘之言一是非也蓋亦獨論左傳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觀之垂戾甚多使其果出于邱明可遂以為是乎劉歆之徒惑于論語之所稱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既以為同時而親見之乃謂受經于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蓋論語稱之者特所恥而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于人取其一節而稱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為聖人之徒耶且邱明親見孰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日承訓誨然往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邱明何人哉

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于兒童啖助析辨其失可矣而必云別左氏則其意亦以邱明之賢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于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正月下書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為聞焉爾嗚呼高之解經類以私意穿鑿詭異百端曾無忌憚顧乃于此著疑以示重慎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特著一書以為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况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灾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左氏其說畧同公穀皆以為為夫子賢之

予謂伯姬知禮而不知禮似賢而近于愚其志可哀
而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親男女之正而嫂溺者
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亦權其輕重而
處之耳婦無傳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防淫惡
平居無事之時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節之污就使
旁無一人亦非不禁況左右有司之重足以自明獨
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予是以哀伯
姬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以
為女待人而婦義事予謂當此之時雖女亦得以從
宜豈獨婦哉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
塗而世每以矯拂難行不近人情為奇節不亦異乎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
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
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
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
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

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之
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
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
體也孔氏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
進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
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
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
者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
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義
以為夫子其說牽合蓋不定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
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絕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
忠厚之教也意者彼于其婦怒之至深故為是忿激
之詞而不顧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責在誰而自處其
污以變世守之禮乎此不可以為法也